

張宗昌下江南

萬墨林

——奉軍南下搜秘錄

民國十三年之交，我方二十三、四歲，在杜月笙先生家中充任總管，當年正值奉軍首腦張作霖企圖南侵，將奉軍勢力伸展到長江流域，命其手下悍將張宗昌統兵南下，自徐蚌直至京滬。一時之間，江南一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然而張宗昌下江南，却鬧出了許多趣事笑話，多年以來膾炙人口。這篇張宗昌下江南是筆者當年所見所聞的一些怪人怪事，尚希中外讀者多多指教。

張宗昌下江南，又與時任臨時執政的段祺瑞密切相關，因為段祺瑞與張作霖業已沆瀣一氣，互為表裡，張作霖有張作霖的企圖，段祺瑞也有段祺瑞的目的，認真說來，張宗昌不過是工具而已，這一點，張宗昌自己心中當是清楚明白，亦即所謂：「瞎子吃湯糰，肚皮裡有數」。

連下京滬儼然霸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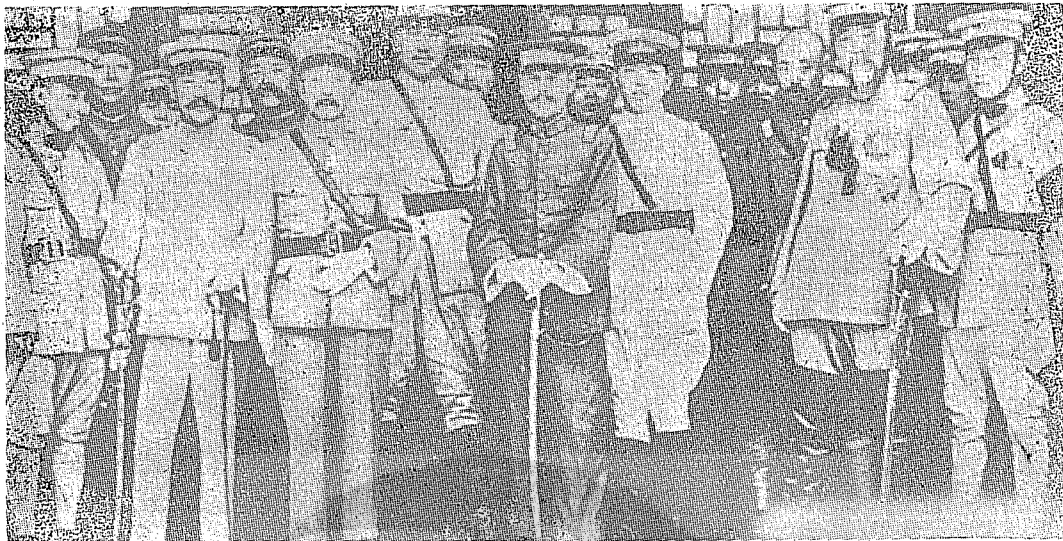
張宗昌張大帥南下，除張作霖之命外，同時也是畢竟還礙在臨時執政段祺瑞的情面，去捧一位無兵無勇的「蘇皖宣撫使」盧永祥。光看盧永祥的空頭官誥，就可以明白段祺瑞的用心，是想利用張宗昌幫盧永祥重新打下江蘇、浙江兩省的地盤。張宗昌明曉得這一次千里長征是為他人作嫁，即使攻下南京、上海，「東南之美甲於天下」的江浙兩省，絕對輪不到由他來佔山為王。所以，張大帥自有他的如意打算，先派重兵穩住山東，建立他自己的根據地，然後再下江南，其目

的祇在於大撈一票而已。

唯一肯幫盧永祥忙的，就只有皖系大將，安福禍首王揖唐，他不是剛被段祺瑞派任為安徽督軍，建立了皖系唯一一處根據地嗎？盧永祥跟着張宗昌的大軍一出發，他立刻就派蘇皖魯豫四省剿匪司令，第二混成旅旅長李傳業援盧入蘇，算是給自家人助長一下聲威。然而，另一方面則直系大將，湖北督軍蕭耀南唯恐唇亡齒寒，也濟助孫傳芳槍械彈藥，又為他聯絡浙滬鎮守使，兼第六師師長宮邦鋒，第十九師師長楊春普，江蘇暫編第一師師長白寶山，第三師師長馬玉仁，聯合一致，共抗張宗昌。

十四年元月九日，陳樂山死灰復燃，跟蘇常鎮守使秦洗搭上了線，起兵抗孫傳芳。孫傳芳有了這一處心腹之患，馬上就跟蘇督齊燮元、閩督周蔭人，以及前皖督馬聯甲、贛督方本仁攜手，合組蘇浙皖贛閩五省聯防，尤其組成了江蘇、浙江兩省聯軍。十一日，齊燮元稱浙滬聯軍第一路總司令，孫傳芳稱第二路總司令。兩人聯銜發表宣言，拒絕張宗昌南下。

先是，十四年元月七日，張宗昌一路順利無阻，攻佔南京北岸的重鎮浦口，十日偕盧永祥長驅直入南京城。上海商民頓時就着了慌，由總商會發起運動，要求上海不設軍職，不駐兵，並



北在(五左)孚佩吳與(三左)霖作張隨(中)昌宗張，日十二月六年五十國民
。題桂姜為者鬚蓄，左之良學張，良學張為後左之孚佩吳，攝時晤會府王承順京

且計劃把全國首屈一指的兵工廠——江南製造局，搬到別的地方去。

可是，張宗昌却不理這一套，元月十四日，他和盧永祥在南京成立「宣撫軍」，由張宗昌出任總司令，兼第一路總指揮，第二路總指揮是參謀長臧致平，第三路總指揮為軍務幫辦陳調元。

同一天，齊燮元率部來迎，浙滬聯軍出蘇州、常州、鎮江。十七日那天，跟張宗昌張大帥的先頭部隊白俄軍幹上了，張大帥在這一仗裏「勇而有謀」，派一支別動隊，騷擾滬浙聯軍的側背，進襲丹陽，使齊燮元陣腳大亂，白俄軍又是非常的凶猛驍悍，滬浙聯軍因而大敗，張大帥一舉攻陷鎮江要地。

齊燮元率部沿京滬鐵路急退，張宗昌便急起直追，一路下常州，就地成立所謂的大本營。二十六日他揮軍猛攻無錫，更迫近長興、宜興，要跟孫傳芳正面交鋒，二十八日齊燮元的部隊向上海潰退，齊燮元本人從上海搭輪船逃到了日本，他算是垮定了。齊燮元一倒，孫傳芳也危在旦夕，於是在曾為奉軍將領，段祺瑞

的舅爺吳光新的奔走調停之下，二月二日，張大帥和孫馨帥（孫傳芳字馨遠）簽訂了所謂的「江浙二次和平條約」，張大帥樂得不再打冤枉仗了。他本人却已經親率重兵進駐上海市，儼然東南的霸王。

張大帥的部隊一進上海市，上海市民直吓得六神無主，一片大亂，元月二十九日那一天，張大帥的先頭部隊一萬餘名，源源不斷的開進了上海華界，張大帥麾下的官兵，不是大鼻子，凹眼睛的白俄軍，便是反穿皮襖，虎腰熊背，一開口便罵：「媽拉個巴子」的關東彪形大漢，他們進入華洋雜處，花花世界的黃浦灘，伸手便搶，見到女人就拉，可以說是奸淫燒殺，無所不為，這一來且把上海華界的老百姓吓壞了，扶老攜幼，扛箱擱籃，如同潮水般的往租界裏搬。

三大亨籠絡張大帥

黃浦灘上亂成一團，自難免驚動名聞中外的滬上三大亨，眾家老闆黃金榮，和他的兩位把弟杜月笙、張嘯林一商量。想起了辛亥革命那年，張大帥也曾到過上海，當時他是時任上海商報老闆李徵五的部下，跟黃杜張三大亨以前也曾有過來往。再跟張大帥的心腹親信，駐滬代表單某一打聽，摸清了張大帥的嗜好，唯在濫賭與狂嫖。於是，就得了個籠絡羈縻的計較，先請李徵五出面，備份帖子，請張大帥到租界去赴歡迎宴。然後，再由三大亨聯名請客，那一桌豐盛已極的酒席，就擺在上海第一名妓「花園大總統」富春樓老六的香閣裏。

如果說八大胡同的雅仙是北國花魁班首，那麼，富春樓老六便是江南第一佳麗，富春樓老六是個蘇州小妮子，她長得明眸皓齒，艷光四射，尤其長身玉立，肌膚有如凝脂，那真是人見人迷的曠代尤物，論風韻，要比雅仙更勝幾倍。

除了「花國大總統」富春樓老六以外，杜月笙他們還怕她不對張大帥的胃口，因而又在燕瘦環肥，粥粥羶雌之間，另外給他叫了十位名噪一時的艷妓，連同富春樓老六，一共是十一名南方佳麗，都圍在張大帥的左右，侑酒佐觴，調笑謔浪，直把個張大帥樂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幾於不知身在何處了。

這一次張大帥率部南下，由於他是千里長征，帶兵打仗來的，所以他不會把最討他歡心的四姨太雅仙帶在身邊，由北京而濟南，由濟南而徐州，由徐州而浦口，由浦口而南京，由南京而鎮江、蘇常二州而上海，張大帥一直是軍書旁午，日以繼夜，他從不曾好好兒的輕鬆一下。如今到了軟紅十丈、紙醉金迷的黃浦灘，他正要儘情的享受享受，難得有舉世聞名，手面闊綽的東道主黃杜張，這麼樣盛大熱烈，而又投其所好的招待他，難怪張大帥要放浪形骸，樂不可支了。當晚，他和黃杜張以及富春樓老六，十大名妓儘情的喝了個够，酒席上，灼鵝燻鰻，烹龍鳥鳳，一道一道名菜不停的在上。於是，一頓飯就從七點吃到了十點多。

酒足飯飽，張大帥拍拍肚皮，伸伸長腿，嘴裏連聲的在道謝，心中却也明白，真正值得歡娛的節目還沒開始呢。想着想着，果不其然，杜月

笙首先起立，滿臉帶笑，輕描淡寫的說了句：

「大帥，這邊請。」

張大帥連聲諾諾，跟着杜月笙往裏間走。那兒是上海法租界富春樓老六香閣的內客廳，一掀門窗，便覺得強光射眼，奪目欲眩，但是當張大帥定睛看時，他便忍不住的叫了一聲：「好！」因爲，他看清楚了房間正當中，擺好了一張賭桌。

杜月笙投其所好，搶先建議推牌九。張大帥確是頂喜歡一翻兩瞪眼的，祇是他畢竟也還懂得「入境隨俗」，問了問杜月笙，上海人推牌九是怎麼樣推法，杜月笙不厭其詳的告訴他，那大牌九可以拆開來配，一前一後，分爲兩次亮牌，還有做莊的都得輪流，輪流一莊推幾副。張大帥一聽曉得這是「南腔對不上北調」，他推不來，便爽氣的揮揮手說：

「咱們還是打麻將吧！」

於是，那一夜，黃杜張三大亨，便陪張大帥打了一夜的麻將。直到天色將亮，張大帥一吃三，贏了高達天文數字的鉅額鈔票，他一打個呵欠，黃杜張三大亨如逢大赦，適可而止，相率起立告辭。那張大帥也真像是個主人似的，挽着富春樓老六的纖纖細腰，把黃杜張三大亨送到大門口，然後，再一把摟住富春樓老六，和她雙雙入羅幃，享盡一夜風流。

黃杜張三大亨這一夜款待着實生了效，因爲，一切滿意的張大帥，第二天便遍街貼出嚴令煌煌的佈告，嚴禁官兵騷擾，嚴禁所部擾民，上海百姓，終於能在北軍淫威之下，透過一口氣來了。

從民國十四年元月二十九日，到二月十四日爲止，張宗昌張大帥的部隊在上海住了十六天，然後率隊北上，自此而後，張大帥要在山東發發他的威風了。

拖油瓶任山東督軍

民國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段祺瑞以臨時執政的身份，令派蘇皖魯剿匪總司令張宗昌督辦山東軍務善後事宜，「督辦山東軍務善後事宜」是個滑稽可笑，稀奇古怪的官銜，換言之，就是督軍，掌管一省的軍事大權。

當時，山東省省長是龔積柄，這是個尸位素餐，虛有其表的行政官，聊備一格而已，用以表示北洋軍閥的「軍民分治」。不過，張宗昌就任督軍兩個月後，龔積柄便呈請辭職。七月一日，段執政發表任命，派張宗昌兼署山東省省長。自此，不論在表面上抑或實際上，山東一省即成張宗昌的家天下了。

一個窮得母親改嫁，無以爲生的拖油瓶、小流氓，居然統率大軍，榮歸故里，成爲一省的大軍閥，土皇帝了。怎叫粗魯不文、狂嫖濫賭的張宗昌不躊躇滿志，趾高氣揚。他往督軍衙門裏高高一坐，派人回山東掖縣老家，找到他改嫁別字的老母親，還有他那位上不得台盤的繼父，拜山東狀元王壽彭爲師，聘他爲山東教育廳長，辦了一所山東大學。正當山東老鄉交口讚譽，額手稱慶，都說山東人運氣總算不錯，出了個「戰功彪炳」的張宗昌，站在山東老鄉的立場，一定會爲

老鄉多辦點事了。殊不知，凡此都是張宗昌的表
面文章，他回山東的真正目的，還在於無限制的
擴充實力。

山東一省，地當南北要衝，古來四戰之地。
然而，從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拳亂起
，拳匪的發源地——山東，反而受了袁世凱撫魯
保境安民政策之賜，袁世凱施展鐵腕，彈壓拳匪
，使拳匪們紛紛轉移陣地到隣省去。因此，當庚
子拳亂八國聯軍之役，北中國鬧得天翻地覆，中
外震驚。山東反倒得了個「齊魯風清，安堵如常
」的美稱。

自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帶了北洋六鎮（師
）之中的第五鎮開進山東省境。這一支袁世凱的
「老底子」隊伍，便始終以山東為駐防地區，光
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北洋第五鎮的統制是
吳長純，他是北洋宿將，袁世凱的心腹親信，帶
着第五鎮駐紮在濟南、膠東濰縣一帶。想當年，
所謂的「北洋三傑」，「龍」王士珍、「虎」段
祺瑞、「狗」馮國璋，都曾大力協助吳長純，將
這一支部隊練得能征慣戰，紀律嚴明。

北洋第五鎮不但是北軍中的一支勁旅，而且
，還出了不少北洋軍閥和政客，例如，曾任財政
總長、山東督軍、代理國務總理的周自齊，曾任
參謀總長、山東督軍的張懷芝，數任國務總理
、陸軍總長的靳雲鵬，他們都當過第五鎮的統制

。入民國後，首先是在民國二年，癸丑革命，
第五鎮實力的一小半，步隊第十協協統（旅長）
賈耀率部援蘇，這一旅人後來便歸入馮國璋的

編制，由第五鎮在山東另募新兵一協，加以訓練
。民國七年護法之役，已改為第五師的師長張懷
芝，奉北政府之命南下援湘。在湖南吃了大敗仗
，精銳盡失，由張樹元率領殘餘北歸。北政府以
田中玉為山東督軍，張樹元當第五師長。

民國八年十二月，張樹元去職，由督軍田中
玉兼任第五師師長。十二年十月間，鄭士琦接任
第五師長，再陞山東督軍，在這一段時期，山東
省境的部隊方始略加擴充，祇不過，一再擴充的
結果，直到張宗昌入山東以前，山東省軍最盛時
期，部隊的番號與編制，也僅只下列的各師旅團
而已——

中央軍第五師 孫宗先

第一混成旅 潘鴻鈞

第二十混成旅 吳長植

山東第一師 施從濱

第一混成旅 張懷斌

第三混成旅 徐鴻賓

第四混成旅 張建功

第五混成旅 李森

第六混成旅 張培榮

第七混成旅 胡景儒

第一混成團 梁世昌

第一步兵團 任君建

鄭士琦叛了吳子玉

這便是所謂的魯軍全盛時代，山東駐軍的全
部番號，中央和地方部隊，一共是兩師八混成旅
一混成團一步兵團，全部官員，也只有三萬五千

餘人，在華北各省之中，可說是兵力最少的。
到了民國十三年冬，直奉二次大戰爆發，當
時的山東督軍是鄭士琦，屬於段祺瑞的皖系。想
當年，皖系首領段祺瑞，正是給以曹錕、吳佩孚
為首的直系捧上台去的，一俟直奉兩系整軍再戰
，遷居津門的老段，正想借奉系的大兵報一箭之
仇，作他東山再起的資本，於是，少不得要猛扯
曹吳的後腿。

恰好山東督軍鄭士琦是皖系的人物，這一着
棋子下得太好了。所以，當吳佩孚親赴山海關督
師，直奉兩軍在山海關打得天崩地裂，鬼哭神嚎
。吳佩孚打十萬火急的電報給鄭士琦，叫他火速
調派中央第五師，和第一混成旅北上赴援，投入
戰場。可是，鄭士琦却先已收到了段祺瑞發自天
津的密電，命他坐山看虎鬥，袖手旁觀，等直奉
兩軍打出一個勝負來再說。

那時節，鄭士琦覺得非常之為難，他不能不
聽段芝帥（段祺瑞號之息）的話，可是又在担心中
派援軍，萬一吳玉帥（吳佩孚號子玉）又一次的
打了勝仗，回師關內，那就要跟他算這筆扯後腿
的賬了。一寶押不準，身家性命都得完蛋。因此
他在左右兩難無法應付的時候，勉強來上一次「
一時權宜」之計，派第二十混成旅旅長吳長植，
帶一團人上山海關，虛應一番故事，在吳佩孚跟
前稍微的敷衍一下。

可是，吳佩孚命他出兵一師一混成旅，鄭士
琦却只派了一個團，一旦吳佩孚獲勝，還是要跟
他算這筆賬的。因此，山海關激戰時期，鄭士琦
成日提心吊胆，忐忑不安，他保全祿位性命的唯

一希望，就只有張作霖能把吳佩孚給打垮。

山海關之戰初期吳佩孚似乎略略的佔了點優勢，直軍精銳第三師打到了山海關外，正與張學良、郭松齡的重砲、機槍拚命。鄭士琦越來越着急。再加上吳佩孚催促援軍的電報，似雪片般飛來，語氣還越來越嚴峻，終於，鄭士琦沉不住氣了。

他一面覆電吳佩孚，力陳山東兵力薄弱，備多力分，而防務又非常重要，中央第一師實在是無法抽調得出來。鄭士琦說：

「要麼，我把中央第一混成旅調到山海關去，聽由玉帥差遣。」

早先，第一混成旅旅長潘鴻鈞，跟孫宗先兩個搶着要當第五師師長，雙方大肆活動，無所不用其極。結果呢，鄭士琦發表了孫宗先，使潘鴻鈞大為不滿。這以後，潘鴻鈞便不時的發牢騷，口出怨言，跟孫宗先明爭暗鬥，積不相能。

漸漸的，潘鴻鈞又將這一股怨氣，出在頂頭上司鄭士琦的身上，他所率領的第一混成旅駐紮在濟南一帶，遂使守在濟南城裏的鄭士琦，頗有芒刺在背，如坐針氈的感覺。他唯恐有朝一日潘鴻鈞在濟南肘腋之地造起反來，一心想把潘鴻鈞排擠開去。於是，正好趁吳玉帥催促援軍的機會，派潘鴻鈞率第一混成旅北上，赴援山海關，表面上說是服從了吳佩孚的命令，實際上却是在清除他自己的一項心腹大患。

潘鴻鈞的隊伍往北開了，鄭士琦方始透過一口氣來。就在這節骨眼上，直軍的第三路總司令馮玉祥，突然來了一次驚人之筆。他率眾倒戈，

回師北平，把北洋總統曹錕禁錮在延慶樓，切斷了吳佩孚的後路，使得直奉戰局急轉直下，長勝將軍吳佩孚兵敗如山倒，連夜急退天津，十餘萬直軍風流雲散，土崩魚爛。十一月一日，鄭士琦在濟南得着了消息，他頓時就一聲歡呼，一躍而起，下了一道命令：

「立將津浦鐵路拆斷，截阻直軍南下，尤且

阻止南方援軍北上。」

這一回，鄭士琦切斷吳佩孚的後路，作用真不於馮玉祥的臨陣倒戈，直系中央就此宣告完結，吳佩孚就只有擠上一條輪船，萬分狼狽的駛上海，入長江，邁了個大圈子到湖北。從此以後，吳佩孚便成了強弩之末，其勢不足以穿魯綽了。（下期續完）

編輯報告

編者

△蔣君章教授的名著：「台灣歷史概要」即將由本社隆重出版，本期特刊載書中最具史料價值的一章：「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台灣光復盛況讀來令人恍如在目。上期刊載蔣教授撰：「誓守台南的劉永福」，續稿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垂鑒。

△李景武先生是前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公子，又是汪精衛的入室門生，相從汪氏甚久，由他寫「我的家庭教師汪精衛」，自多珍聞秘笈，讀來別有風趣。

△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教授又有一篇懷舊憶往的佳構，交由中外雜誌發表，是為「憶念三位老師」，情文並茂，值得細讀。

△名地理學家謝覺民博士為中外雜誌特撰的：「蘇聯紀行」一文，係自民國三十八年中俄外交關係中斷後，二十五年以來第一位踏入蘇俄國境，貫穿全俄的一位中國學人的真實報

意。

導，由而可知其難能可貴。謝博士見微知著，調知現在的俄國人猶在嚮往過去，憧憬曩昔，可謂自由地區人士對蘇聯之一大發現。

△名女作家張雪茵女士的散文擁有廣大讀者，近為中外雜誌寫了一篇：「瀟湘之戀」，無限鄉情，刻劃入微，兼有許多軼聞掌故，敬請讀者特別注意。

△章君毅先生的「眾家老闖黃金榮」，本期寫完淫伶李春來被黃金榮拿獲，押送會審公堂受審被判監禁，出獄後抑鬱而死。又再寫到民國八年轟動全國的名妓小蘭英與巨鑽，徐家滙麥田女屍案中之案。曲折離奇，為黃金榮一生所破巨案又一代表作之一。

△本期排校完竣，正在印刷之際，又收到費雲文先生，謝家孝先生劉文煥先生，周蜀雲博士等寄來大作，將在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注

意。